

中國古代師道典範與尊師規儀

王爾敏*

中國古代最爲講究師，古人尊師比後世爲重，特以上古爲然。

古代之天子諸侯俱能尊師，可靠記載有周文王之尊太公望，齊桓公之尊管仲，魏文侯之尊卜商爲師等。尙有不少託古創生之尊師故事。實正可反映古人重師道之典範。諸子之書，論師道者有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太公六韜》以及《呂氏春秋》等等。入於漢代講究尊師故事者又有《賈誼新書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史記》、《說苑》以及《潛夫論》等書。足以考見自先秦紀元前五世紀，至東漢紀元後三世紀，前後八百年間，不斷有尊師之說。備見前古講求師道之記錄。

古代之尊師規矩，就是天子雖貴，不能使老師北面來見，而須天子北面求問老師。一般做法是使老師居西面，爲西席，而天子諸侯居東面以對西席之老師。故老師亦稱西席。

古代規定天子雖貴不能召見老師，必親自去求見老師，孟子有此說法。

在《管子》書中專有一篇講究做門人弟子對待老師之詳細規矩，篇名是《弟子職》，故人對老師之一切規矩備載其中。要看尊師之行徑，《論語》是一本最好之參考書。

關鍵詞：師道、尊師、北面、西席、先生、師門、教授、夫子、受業、弟子

*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

公元八世紀唐代大文豪韓愈已在慨歎說：「師道之不傳久矣。」而古代之師道如何，古人知之，都是文獻散亂，除韓愈提示，並未作更多申述，很值得加以追考。唐代已有人慨歎師道不傳，一千二百年來之師道，卻只能看韓愈之點明：師者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。想來其後一千二百年來之師道，大約不外是韓愈所定調。鄙人讀初中國文課，曾記誦韓愈此篇「師說」。當知自唐以來，千載諷誦，實為全國知書者共喻共信之師道，雖追不上前古，則仍為代代學人所信守。然唐代以前之古時，其師道如何，自是今世求知應加察考辨明，以確知不傳之師道有何不同？

進一步言，今時自二十世紀末期以來，在港、台兩地，真可說是師道已至敗壞地步，但凡教育主政，大學校長相率不講師道，而中小學教師更是不受尊重，師不能嚴，道亦難尊。二十世紀以來，累積已有百年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種因積累，而有今時教育之敗壞，情事複雜，人心險惡，真是一言難盡。學生程度降低已二十餘年，真不知伊於胡底？今撰此文無非檢點上古遺意，信與不信，一概由人。綜敘前史，乃個人天職，挽救人心，亦不敢貪天之功。惟祈識者採擇焉。

古人智慧不低，卻是很講究師道，十分認真，也相當用心。因是關於上古師道之尊嚴，立學之體制，傳藝之過程，修業之考核，亦多留有詳備之申理與解義。可分見於先秦兩漢儒、法、兵家、雜家之書，值得滙為參考。

古人言師教傳藝，專門論說，則《學記》最為精要明確，後世奉為典要。其文闡述深細，今只略舉有關師道者，以見梗概：

君子知至學之難易，而知其美惡，然後能博喻，能博喻然後能為師；能為師然後能為長；能為長然後能為君。故師也者，所以學為君也。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。記曰：三王四代唯其師。此之謂乎。

凡學之道，嚴師為難。師嚴然後道尊，道尊然後民知敬學。是故君子所不臣於其臣者二：當其為尸，則弗臣也；當其為師，則弗臣也。大學之禮，雖詔於天子無北面，所以尊師也。¹

上引《學記》之後段文字，又可見之於《韓詩外傳》，與小戴《禮記》同為西漢時代選自古禮經之故說，當知為漢文帝以前早已流傳，自是戰國以來之學說。²

何以敢上溯至於戰國，若二書俱言天子召不北面，所以尊師也。其前代識見，可以推至《孟子》書。蓋紀元前四世紀，已為子思、孟軻所堅持，故孟子有言曰：

為其多聞也，則天子不召師，而況諸侯乎？³

孟子所言，實在戰國有各家相近之通識，亦並有相傳之史例。在此可先舉《太公六韜》之所言。

文王問太公曰：

守國奈何？太公曰：

「齋，將語君天地之經，四時所生，仁聖之道，民機之情。」王齋七日，北面再拜而問之。⁴

先秦各家，在廣泛效法周文王北面問師以待呂尙之外，尙有魏文侯故事，亦為尊師敬賢之先例。其說兩見於《呂氏春秋》，茲舉其中一則：

¹ 王夢鷗註譯，《禮記今註今譯》（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77），卷18，〈學記〉，頁484。按，鄙人大學一年級時，陳致平師為我等選講《禮記·學記》、《荀子》勸學篇、修身篇，共三篇，逐句講解讀誦。此我大學受教之基礎也。

² 漢·韓嬰著，許維遜校釋，《韓詩外傳集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），第3卷16章，頁99。

³ 楊伯峻註，《孟子譯注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84），卷5，〈萬章章句下〉，頁248。

⁴ 鄭利群、鄭京註，《六韜譯注》（西安：陝西人民出版社，1992），卷1，〈文韜〉，頁22。

孟嘗君問於白圭曰：魏文侯名過桓公，而功不及王伯何也？
白圭對曰：文侯師子夏，友田子方，敬段干木，此名之所以
過桓公也。⁵

在世人識斷之中，若周文王、魏文侯賢明之主，其尊師重道典例，自是備加稱譽，但重點更在於古代之傳布頌揚，而形成普遍尊師風氣。

自戰國以來，碩學鴻儒，進而發揚崇重師道信持，終而形成託古立說，託前古聖王尊師先例，以至擴大增飾宣揚，今日估計，想必俱出於託古立說。願舉《呂氏春秋》所載，以供考察：

堯不以帝見善綖，北面而問焉。堯，天子也；善綖，布衣也。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？善綖，得道之士也。得道之人，不可驕也。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，故北面而問焉。⁶

此條足以說明帝王之尊師，直須北面而敬事長者以為求問言教。正可顯見師道之尊嚴，古代聖王已身行實踐，形成上古共喻典範。

上古典例擴大流傳，遂有古代列王十六人尊師之流傳記載，自神農、黃帝、顓頊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王、武王等古帝王之尊師故事，收載於《呂氏春秋》尊師篇，最能反映古人尊師道禮儀之信持。⁷傳布之久，可以見到東漢末年王符之《潛夫論》，載於其書讚學篇。引故志稱揚黃帝以來歷代聖王之從師並存師尊之名，有近於《呂氏春秋》尊師篇。⁸

想來自紀元前四世紀孟子之言，以至紀元後三世紀《潛夫論》

⁵ 張雙棣、張萬彬、殷國光、陳濤譯註，《呂氏春秋譯注》（長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3年印），卷19，〈舉難篇〉，頁697。

⁶ 張雙棣等註，《呂氏春秋譯注》，卷15，〈下賢〉，頁455。

⁷ 張雙棣等註，《呂氏春秋譯注》，卷4，〈尊師〉，頁102。

⁸ 漢·王符著，清·汪繼培箋，《潛夫論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），〈讚學篇〉，頁1。

之傳述，相沿七百年之久，表現古人之崇重師道，講求尊師，當是歷有宣說，不勝枚舉。尤其《呂氏春秋》尊師篇，其文字標明尊師二字而加以解說者有數端之說，皆可覆按。《尊師》一篇，即足以代表上古時代之師道理趣。雖是列舉先聖前王故事，但後世亦實有循行其禮者。如西漢開國大將韓信即有此表現。可舉《史記》所載，以爲參證：

有解廣武君（李左車）而致之戲下者，信乃解其縛，東鄉坐，西鄉對，師事之。⁹

其時原在紀元前三世紀，爲韓信攻破趙國而捕獲李左車之事。雖李爲階下囚，而韓信重其學識，亦仍奉以師尊之禮，虛心求教。顯見古人尊師習慣。

談到此，要進一步省思，古聖作爲，可言其故事，論其用心。惟在中古韓愈之前，上古是否早有師道之學說言論？又是否值得後世追隨尊循？既論前古，勢須詳加解說。茲願一進而演論，上古相傳之師說。

古代言師道，比後世更多樣豐富，較早之論，出自《荀子》書。提示四項師道原則，可參考如下：

師術有四，而博習不與焉。尊嚴而憚，可以為師；耆艾而信，可以為師；誦說而不陵不犯，可以為師；知微而論，可以為師；故師術有四，而博習不與焉。¹⁰

荀子在戰國已是與孟子齊名之儒學大師，曾遊齊國稷下學宮，三爲祭酒。觀其上舉所言爲師之道，明言博通學問，不入所重之列，亦即指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之教，不能視爲師表崇高條件。以見傳授知識不過是枝節之入手功夫而已。後世之言師道者，其氣度，

⁹ 漢·司馬遷著，瀧川龜太郎考證，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，（台北：麗文文化，1997）卷92，〈淮陰侯傳〉，頁16。

¹⁰ 王忠林譯註，《荀子讀本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72），頁223。

其節操，其信持，其風範，不能望其項背。

又在西漢前期，經學家韓嬰亦為師道申述要義，可舉如次：

凡學之道，嚴師為難。師嚴，然後道尊。道尊，然後民知敬學。故太學之禮，雖詔於天子，無北面，尊師尚道也。故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，師之謂也。詩曰：日就月將，學有緝熙于光明。¹¹

西漢韓嬰是經學博士，自文景以至武帝，已是一代鴻儒，為詩學一派所謂韓詩與齊詩、魯詩俱是官學正宗。所提師道理說，亦自足上追荀子，代表儒家師道傳承，令人推見上古崇重經學宗師典型。

反過來自求學問道這一端來看，自然要求尊師重道，古人用心至廣，不俱倚重書本知識，亦並不限於讀誦治學，古人有見，竟亦廣涉農耕、漁獵、圃藝、織績、網罟、駕御、烹飪、釀造、器皿、用具等等，俱求問尊師。古人之書，要以《呂氏春秋》最為詳備。有「尊師」一篇，可供參考，茲舉其相關重點，以備參證：

生則謹養，謹養之道，養心為貴；死則敬祭，敬祭之術，時節為務。此所以尊師也。

治唐圃，疾灌寢，務種樹；織葩履，結罟網，捆蒲葦；之田野，力耕耘，事五穀；如山林，入川澤，取魚鱉，求鳥獸。此所以尊師也。

視輿馬，慎駕御；適衣服，務輕暖；臨飲食，必蠲絜；善調和，務甘肥；必恭敬，和顏色，審辭令；疾趨翔，必嚴肅。此所以尊師也。君子之學也，說義必稱師以論道，聽從必盡力以光明。聽從不盡力，命之曰背；說義不稱師，命之曰

¹¹ 漢·韓嬰著，許維通校釋，《韓詩外傳集釋》，頁99。

叛。背叛之人，賢主不內之於朝，君子不與交友。¹²

據此可見古人師道之義，包羅寬廣，不當誤以為只是在讀書誦習之窄狹領域。後世對古人實多有誤解，興言遂不中肯。

古人重師道，故凡對敬重之師長，多取一定稱呼，形成古今定例，沿承久遠。世人風習亦成通行慣例。但仍值得在知識上，找出可信之倚據，甚願簡釋於次，以曉其名義。

其一，西席。

西席之位，相傳早創於周文王之尊太公望。前面引《太公六韜》則言文王北面敬事太公，較西席尤尊。今可舉春秋時齊桓公之對待管仲及隰朋，見之於劉向《說苑》：

正月之朝，令具太牢，進之先祖。桓公西面而立，管仲、隰朋東面而立。桓公贊曰：自吾得聽二子之言，吾目加明，耳加聰，不敢獨擅，願荐之先祖。¹³

劉向之書，多存上古流傳史事紀錄。紀元前七世紀故事，多能追補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之流緒。此處則能見及古諸侯故事尊師之禮。

對於西席之用意，東漢初王充曾作明確申釋，引舉以供參證：

夫西方，長老之地，尊者之位也。尊、長在西，卑、幼在東。尊長，主也；卑幼，助也。主少而助多，尊無二上，卑有百下也。¹⁴

後世傳習至今，凡對於師位，俱稱西席。

其二，先生。

禮敬師長而稱先生，早已見於戰國時代，最早當見於《管子》

¹² 張雙棣等註，《呂氏春秋譯注》，卷4，〈尊師〉，頁103。

¹³ 漢·劉向著，趙善詒疏證，《說苑疏證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5），頁18。

¹⁴ 漢·王充著，《論衡注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），頁1326。

書，漢人應劭著《風俗通義》引管子說。引舉以證：

管子云：先生施教，弟子則之。非知古之道，是師者之稱。諸生，弟子，學者非一，故曰諸。先生者，當如醒，學者譬如醉，言生俱醉，獨有醒者。¹⁵

此一典源，指出先生者乃先具獨醒之人也。此在西漢初期，同時有兩個不同人物具同一觀點。先學文帝時賈誼之言：

懷王（梁懷王劉揖）問於賈君（賈誼）曰：人之謂知道者先生，何也？賈君對曰：此博號也。大者在人主，中者在卿大夫，下者在布衣之士。乃其正名，非為先生也，為先醒也。彼世主不學道理，則默然惛於得失，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，怵怵然猶醉也。而賢主者，學問不倦，好道不厭，悅然獨先達乎道理矣。故未治也知所以治，未亂也知所以亂，未安也知所以安，未危也知所以危。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。故曰先醒。譬猶俱醉而獨先醒也。故世主有先醒者，有後醒者，有不醒者。¹⁶

此段語詞重要。賈誼明言指出「先生」之意「非先生也」。蓋不在於年歲之在先，而實先於他人醒覺之謂也。後世當無可質疑。

同在西漢初年，尚有經學家韓嬰對於先生之詮釋，可以比觀而更能確知其含義：

問者曰：古之知道者曰先生，何也？曰：猶言先醒也，不聞道術之人，則冥於得失，不知治亂之所由，眊眊乎其猶醉也。故世主有先生者，有後生者，有不生者。¹⁷

¹⁵ 漢應劭著，吳樹平校釋，《風俗通義校釋》（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印，1980），《風俗通義》佚文，頁416。

¹⁶ 漢·賈誼著，吳雲、李春台校註，《賈誼集校注》（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199。

¹⁷ 漢·韓嬰著，許維通註釋，《韓詩外傳集釋》，頁213-216。全文只錄前節可用者。

韓嬰提示先生含義，在於先醒，又附列後醒不醒等義。本文只引其界說，實韓嬰接著舉證楚莊王、宋昭公及郭公三位古人事蹟以為先生、後生、不生之實例，似此無須直引，而能見韓氏主旨，則可信古人共喻之通識。惟關於「先生」稱謂之詞，古籍中出現甚多，最早者有《論語》及《莊子》二書所載，俱未於詞義有所申解，故不在此引用。

其三，師門。

師門一詞後世沿襲，要以清代最常用直延至於今時。但在上古並不多見，漢代說五經博士，俱以師名定家派，如《尚書》之歐陽、大小夏侯，《春秋》之穀梁、公羊、左氏、鄒氏、夾氏，《禮經》之大戴、小戴、慶普，《易經》之施孟、梁丘、費氏、京房，《詩經》則有韓、毛，俱可見經師之地位崇高。正見學問門派之分野。惟尚難見師門稱謂，但可見於東漢初王充有所提示。

不入師門，無經傳之教，以郁樸之實，不曉禮義，立之朝廷，植竿樹表之類也，其何益哉！山野草茂，鈎鎌斬刈，乃成道路也。士未入道門，邪惡未除，猶山野草木未斬刈，不成路也。¹⁸

於此略見師門之譬解。

其四，教授。

我所知先秦自無教授一詞之使用，然亦可見於教授之記載，在此不遑辨解明清以降之不同含義，只論其早時形成，自仍是在於漢代經學傳授從師學藝而派生教授一詞，只是稱呼，並非職司，漢代博士是職分，教授為習稱，後世教授屬教官，博士是學位。前後俱非同義。自無淵源傳承，可以不論。惟東漢王充諷論漢代學者經師，一一提出不同稱謂，雖有關學術，卻不必一概引述於師道間

¹⁸ 漢·王充著，《論衡注釋》，頁709。

題，在此只舉王充所引稱教授一詞：

通書千篇以上，萬卷以下，弘暢雅閑，審定文讀，而以教授為人師者，通人也。杼其義旨，損益其文句，而以上書奏記，或興論立說，結連篇章者，文人鴻儒也。好學勤力，博聞強識，世間多有；著書表文，論說古今，萬不耐一。¹⁹

其五，夫子。

在稱師長名謂，自古今來，要以稱夫子為最準的。比之其他之詞，創生最早應用最廣，最為單純明確，詞意久無變化，迄今仍在行用，甚值世人行用勿疑。早在孔子時代，已是常稱，《論語》一書，出現數十次，願舉一條以為參證：

顏淵喟然歎曰：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。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爾。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²⁰

看來夫子之稱謂，應是古今學人始終一致之對師長之稱呼。最精純而持久。相對而言，面對師門這一邊是弟子，是受業。此二種配合師道，創生亦為時甚早，弟子一詞，廣見於《論語》與《孟子》書，在此可勿舉示。而受業一詞，不見於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之書，卻能見於《莊子》與《管子》二書，故為時亦在先秦，只是略晚於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。茲先舉《莊子》書中所見受業一詞。《莊子》漁父篇述及孔子遇見漁父故事，可採其相關之記載，有孔子對漁父之求請，以為受業：

孔子又再拜而起曰：今者丘得遇也，若天幸然。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從，而身教之。敢問舍所在，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。²¹

¹⁹ 漢·王充，《論衡注釋》，頁777。

²⁰ 楊伯峻譯註，《論語譯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），〈子罕〉篇，頁90。

²¹ 歐陽景賢、歐陽超譯，《莊子釋註》，下冊，（湖北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

《莊子》敘述人事，雖多託於寓言，而所用文詞表達，自是當年世人通習，自可確信受業一詞，已是用於弟子之向師門之自稱。自無可疑。

另一詞旨來源，出於《管子》書，表達受業弟子，從師規儀，有具體守則必循，甚值參考：

受業之紀，必由長始；一周則然，其余則否。始誦必作，其次則已。凡言與行，思中以為紀，古之將興者，必由此始。後至就席，狹坐則起。若有賓客，弟子駿作。對客無讓，應且遂行，趨進受命。所求雖不在，必以反命。反坐復業。若有所疑，奉手問之。師出皆起。²²

《管子》書中，收有〈弟子職〉一篇，純為奉侍師長，受業從學之門弟子規矩，所定詳細明確，自為先秦師道重要文獻。學者多視此文獻應是齊都臨淄西門稷下學宮之學則。而收入《管子》書中，保存先秦重要史料。

〈弟子職〉一篇，旨純而義明，簡約而周備，正是一種學則形式。很具後世參考價值。茲舉其開首前序，即可知是上古師教之學則。可舉示其言：

先生施教，弟子是則。溫恭自虛，所受是極。見善從之，聞義則服。溫柔孝悌，勿驕恃力。志毋虛邪，行必正直。游居有常，必就有德。顏色整齊，中心必式。夙興夜寐，衣帶必飾。朝益暮習，小心翼翼。一此不解（懈），是謂學則。²³

此處原文明指學則，我等後生學者，自可確信無疑矣。其中規定約法甚詳細，足可垂式千古。

1986），頁399。

²² 趙守正註，《管子注譯》，下冊，（南寧：廣西人民出版社，1987），頁170，弟子職。

²³ 趙守正註，《管子注譯》，下冊，卷19，〈弟子職〉，頁170。

迴觀上古傳說，歷舉大師之輔教帝王成百世勳業，其著者而有伊尹、呂望、管仲、孫叔敖。假託前古又不下十餘人，自足以見師道表率。然實質傳道授教，作育英材，其於後世有深遠影響，自上古合計，仍推孔子為萬世師表。在古代早成定識。閱《呂氏春秋》〈尊師〉篇，當見孔子為師者自許之詞，自奉之志。可供為師者之參考採擇：

故子貢問孔子曰：後世將何以稱夫子？孔子曰：吾何足以稱哉？勿已者，則好學而不厭，好教而不倦。其惟此也。²⁴

對照孔子所言後世之為師長者，實當虛心奉為圭臬，體會聖者之情懷。

所舉子貢是孔子最稱賞之門人，所謂賜也聞一知二是也。而子貢之崇仰孔子，亦見於漢初儒生韓嬰之所述故事，願舉示以供參閱。

齊景公謂子貢曰：先生何師？對曰：魯仲尼。曰：仲尼賢乎？曰：聖人也，豈直賢哉！景公嘻然而笑曰：其聖何如？子貢曰：不知也。景公悖然作色。曰：始言聖人，今言不知，何也？子貢曰：臣終身戴天，不知天之高也。終身踐地，不知地之厚也。若臣之事仲尼，譬猶渴操壺杓，就江海而飲之，腹滿而去，又安知江海之深乎？景公曰：先生之譽，得無太甚乎？子貢曰：臣賜何敢甚言，尚慮不及耳。臣譽仲尼，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，其無益亦明矣。使臣不譽仲尼，譬猶兩手把泰山，無損亦明矣。景公曰：善！豈其然？善！豈其然？²⁵

中國講求師道有長久歷程，有諸多史證，有崇高前徽。孔子為

²⁴ 張雙棣等註，《呂氏春秋譯注》，卷4，〈尊師〉，頁104，。

²⁵ 漢·韓嬰著，許維通校釋，《韓詩外傳集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），第3卷16章，頁286。

萬世師表，且亦代表中國文化儀型。是受到世界各國尊仰，中國人之成爲世界性偉人者，多出自古代。孔子、老子、墨子、莊子、孟子、荀子俱出於先秦。後世不能望其項背。亦必然提升中國在世界之上之聲譽，國人應加自愛，不可妄自菲薄。師道傳承，維繫學術開拓發展，正是此中管鑰。

吾出身師範大學，又生平任大學教職三十餘年，兢兢業業，勤懇授教，終恐失職。自不精進，何以教人，不斷躬自反省，以期不負所學。吾讀《鹽鐵論》見其能代道吾之任教心情。所謂：「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，善作者使人紹其功。」²⁶吾之施教，正盼門人弟子能繼承吾之所學，此古今師道所必持之心願。

附記

兩年前吾屆八旬，門人弟子計爲鄙人徵輯祝壽論文集以茲紀念。吾自樂觀其成。經諸學弟推宋秉仁棣總司連繫編排工作，亦邀及吾之好友旅美史家龐百騰先生加入提供文章。推劉德美學妹任主編，並推李金強、周昌龍、張壽安、盧胡彬、龐百騰諸學友任編輯委員，徵集各地菁英學者，共襄盛舉。經於今歲（2009）七月刊印問世，篇幅達五百餘頁。文章琬琰、琳琅滿目，真是美不勝收。當吾垂暮之年，能獲門弟子及好友之愛戴，深感欣悅慰藉。惟當自勉自勵，盡一己棉薄之力。

吾撰此文，非一時即興所定。近因自是在回報門生好友之熱心草撰論文，爲鄙人作祝嘏之盛情，也要做一短文，以文會友，有唱和之作，聊表鄭重答禮。豈可默不作聲，靦顏領受。我亦回思自己如何憶念恩師。因是今年三月寫成〈悼念國學大師王叔岷夫子〉一

²⁶ 王利器校註，《鹽鐵論校注》，上冊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），頁94。

文，又於本年九月草成〈郭廷以先生一手範鑄近代史南港學風〉。此兩文亦尙可使門弟子俱知我亦尊師重道。

在此亦當順便透露我寫文章，像是很能趕工。此文寫寫停停俱九月下旬至十月尾之工程。我那能快速看十幾種書？實際百分之百是使用往日時所抄卡片，排好次序，就可順利寫成。此類卡片實早在十年前1990年至2001年前抄成，是以寫來可以順利完稿。但抄卡片是笨方法，是早自我進入近代史研究所即已開始，但早時所抄雖多，百分之九十以上俱要丟棄，而後來至今，所抄卡片反有百分之六十有用，百分之四十可作備用，全在於識力之長進也。順告世人努力向學，要像先師孔子好學不厭，誨人不倦。

（責任編輯：林益德 校對：劉瑤君、許翔曦）